

學統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程伊川先生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業於舂陵周茂叔先生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游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

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大中公所得任子恩輙推與族人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十二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除宣德郎秘

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宣仁太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擢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

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而臣若
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既而命下以
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
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踈畧如此乞
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
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
監條制先生所定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
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
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

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凡數十條六月上疏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聞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謂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

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

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爾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

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而哲宗亦常首肯之。不知者或誚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哲宗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雖哲宗諭

以必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嘗聞哲宗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哲宗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哲宗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哲宗不悅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

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賀表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致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

日乃爲妻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眞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爲詆謗一日赴講會哲宗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

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汚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横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大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

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還洛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

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旣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詰
生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
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
所欲爾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
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
正非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
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先生於
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
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義郎致仕時易傳成書

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爾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歿初明道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先生既歿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

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蓋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以敬爲要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嘿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橫渠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言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平生誨人不倦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有成就其微言精義發揮聖賢之秘奧則在語錄及易傳春秋傳等書論其道大約與明道同惜乎遭時不幸未究所施嗚呼道之興與廢也豈非天耶而或者猶以執理不化

爲先生病則大謬矣涪人祠先生於北巖學者稱爲

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正淳祐元年封伊陽

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中祀稱先儒程子

司馬溫公呂申公嘗言於朝曰程頤之爲人言必忠

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

又曰程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

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也

呂申公又言曰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

資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

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

王氏巖叟嘗言於朝曰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

又曰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累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德

或謂自秦漢以下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龜山楊氏曰然觀其論婦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爲何敢

說這樣話

河南朱氏曰伊川先生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爲間以言乎德則並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

和靖尹氏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

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居經筵建

言令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內臣十人供侍左右倘人君出一言舉一事必使經筵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呂申公固主少非可為之時也先生曰正可為也責不在人主在人臣當任之耳元祐初司馬溫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冲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秘閣皆辭之黨錮起謫涪州先生註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為憂赦得歸不以為喜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以示門人後弟子請益有及易書

者方命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門弟子[illegible]請問易傳雖有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喩之蓋其潛心已久未嘗容易下一字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後反覆紬繹然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

胡文定公言於朝曰伏見元祐之初宰臣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經筵自司勸講不爲辨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

這而衛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
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
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
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
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礪而
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眞
僞而河洛之學幾絕矣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
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
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

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巳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

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論豈其攷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

伏望特降指揮裒集遺書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范陽張氏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也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

鄒氏志完曰伊川見處極高

朱子曰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

又曰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

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靑苗可且放過而伊川
乃於西監一狀計較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
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
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
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
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企學者只當以此爲法
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
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又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

又曰、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

又曰、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

又曰、伊川語親切。

又曰、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

問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朱子曰、後來須著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

問伊川可比孟子否、朱子曰、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問伊川

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川否。曰、然。又曰、今之想像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

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盛。何也。朱子曰、也不得不恁地說。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

然恁地。

朱子書伊川帖曰、近世學者閱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爾。況春秋大義、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卽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以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爾。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耶。

叔曰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盡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說得極善如性即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他了性却不是壞了著修

因論司馬文呂諸公當時尊伊川太高自宰相以下皆要來聽講遂致蘇孔諸人紛紛朱子曰宰相尊賢如此甚好自是諸人難與語

又曰伊川快說禪病如後來湖南龜山之弊皆先曾

說過湖南正以爲善龜山求中於喜怒哀樂之前

又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伊川此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

又曰伊川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主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若不得他如此說出如何明得

又曰伊川言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理一也自天之所賦與萬物言之故謂之命以人物之所禀受於天言之故謂之性其實所從言之地頭不同爾

又曰伊川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又云仁者天下

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說得極平實學者當精看此等處。

問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云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矣、某竊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朱子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

問伊川答蘇季明云求中於喜怒哀樂、却是已發、某

覩延平亦謂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爲如何此說
似與季明同朱子曰但欲見其如此爾然亦有病若
不得其道則流於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
問蘇季明問靜坐時乃說未發之前伊川以祭祀前
旒黈纊荅之攄祭祀時恭敬之心向於神明此是已
畧發還只是未發朱子曰只是如此恭敬未有喜怒
哀樂亦未有思與做已發不得然前旒黈纊非謂全
不見聞若全不見聞則薦奠有時而不知拜伏有時
而不能起也

問伊川荅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一條

朱子曰此條記得極好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全未有一箇動綻大綱且約住執持在這裏到謹獨處便是發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未大段發出便已有一毫一分見了便就這處分別從善去惡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執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放倒又不是一向空寂了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此意否曰

此亦是有意了便是已發只是敬而無失所以爲中
問未發之前當戒謹恐懼提撕警覺則亦是知覺而
伊川謂既有知覺却是動何也朱子曰未發之前須
常恁地醒不是瞑然不省若瞑然不省則道理何在
成甚麽大本曰常醒便是知覺否曰固是知覺曰知
覺便是動否曰固是動曰何以謂之未發曰未發之
前不是瞑然不省怎生説做静得然知覺雖是動不
害其爲未動若喜怒哀樂則又別也曰恐此處知覺
雖是動而喜怒哀樂却未發否曰是

問心本是箇活物無間於已發未發常恁地活伊川所謂動字只似活字其曰怎生言靜而以復說證之只是明靜中不是寂然不省故爾不審是否朱子曰說得已是了但寂字未是寂含活意感則便動不只是昏然不省也

問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伊川云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所謂靜中有物者莫是喜怒哀樂雖未形而含喜怒哀樂之理否朱子曰喜怒哀樂乃是感物而有猶鏡中之影鏡未照

物安得有影曰然則靜中有物乃鏡中之光明曰此却說得近似但只是比類所謂靜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便是曰纔說知覺恐便是動曰此恐說得太過若云知箇甚底覺箇甚底如知得寒覺得煖便是知覺一箇物事今未曾知覺甚事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

問伊川云須是靜中有物始得此莫是先生所謂知覺不昧之意否朱子曰此只是言靜時那道理自在却不是塊然如死底物也

問伊川云靜中有物如何朱子曰有聞見之理在即是靜中有物問敬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

問伊川言靜中須有物始得畢竟此物云何朱子曰只太極也

又曰蘇季明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伊川云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事事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專一而今學問只是要一箇專一方有功

問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朱子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

問伊川言目畏尖物、此理須克去、室中率置尖物、必不剌人、此是如何、朱子曰、疑病毋如此、尖物原不曾剌人、他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剌人耳、伊川又一處說此稍詳、有人眼病嘗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去捉、捉來捉去、捉不著、遂不見獅子了、

問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盡性至命、是聖人事、然必從孝弟做起否、朱子曰、固是、曰伊川說就孝弟中便

可盡性至命看來孝弟上面更有幾多事如何只是孝弟便至命曰知得這孝弟之理便是盡性至命也只如此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曰程子以窮理盡性至命爲一事橫渠以爲不然曰若是學者便須節節做去若是聖人便只是一事

問伊川云隨時變易乃能常久不知既變易何以反能久朱子曰一出一入乃能常如春夏秋冬乃天地之常久使寒而不暑暑而不寒安能常久

問伊川云聖人與理爲一無過不及中而已敢問顏

子擇乎中庸未見其止嘆夫子瞻前忽後則過不及雖不見於言行而亦嘗動於心矣此亦是失否朱子曰此一段說得好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

問伊川前後進講未嘗不齋戒潛思存誠如此則未進講已前還有間斷否朱子曰不然尋常未嘗不誠只是臨見君時又加意爾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

又曰伊川先生多說敬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他做去

又曰伊川言心即理也與橫渠言心統性情此二句顛撲不破

敬軒薛氏曰伊川爲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君從與否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以徇之哉

又曰程子易傳有無窮之義理知者鮮矣

又曰伊川經筵疏皆格心之論三代以下爲人臣者但論政事人才而已未有直從本原如程子之論也

整庵羅氏曰錫慈湖紀先訓內一條云近世有以小道與其門人講習學者宗仰語錄流行人服其篤行

遂信其説其説固多矣而害道者亦多遺患頗深甚所指乃伊川程先生也何以知之蓋慈湖嘗與學者講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之説因議及伊川又回護數語云程之篤行亦豈易及不可不敬也但講學不得不辨明爾家庭議論如出一口決非偶然之故得無以其所覺者爲極致遂敢於自大耶夫以大舜之聖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無他惟是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而已凡伊川與其門人之所講習無非人倫庶物之理千萬世之所通行者也安有千萬世之所

通行者而可目之爲小道哉若謂大道混成不容分析則伏羲既畫八卦又重爲六十四卦文王繫卦周公繫爻孔子作十翼又出許多文字何其不憚煩也安知千條萬緒無非太極之實體苟能灼見其精微之妙雖毫分縷析自不害其爲一伊川所作易傳蓋深得四聖之心者也顧可以小道目之耶必如其言則是大道不在伏羲舜文周公孔子而黃面瞿曇獨得之矣害斯道者非若人而誰

高景逸曰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先生之道通於天地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生之道備於一身釋有普賢
人知尊之人有伊川人思議之礙其欲也人欲肆而
防之者禮學如先生乃曰克己復禮

愚按自堯舜以來聖聖相傳不越一敬敬者徹上
徹下成始成終之道也故凡聖狂賢愚之分吉凶
理亂之界惟在一敬肆之間而已矣二程子既以
一敬接千聖之傳而伊川則特爲主一無適之解
又從而反覆發明之庶幾學者有所持守以爲超
凡入聖之地朱子謂程氏之有功於後學最是主

敬得力而當時東坡蘇氏則曰軾生平疾程頤之姦不假辭色又曰何時打破這敬字夫程子而至目之姦此固不待辨不知敬之一言何所負於東坡而必欲打破而後愉快耶後世邪說倡異學熾猖狂恣肆波流雲擾聖門敬字直破碎於浮屠拳棒下矣即如有明之季士大夫爲王氏之學者群居聚會膜拜誦金剛經譚指月錄依舊恭和孔孟號稱講學時人目之爲白蓮會至溫陵李氏則更削髮披緇袾體上座號曰現身說法開口便譏洛

鬪笑程朱媢嫉詆毀至不忍聞自以爲解脫三昧一切不礙而不知其得罪名教與異類同歸嗚呼不敬之害抑至於此惜不令坡仙輩見之近復有謂晦翁言伊川黎某僧有得反竊其說以爲洛學者夫伊川之書具在取而讀之有片言隻字自竺典中來者耶伊川斷不取佛說晦翁亦決無此言殆好事者爲此論以自解免爾嗚呼世俗匪人不憚厚誣前哲往往如此可爲三嘆

學統卷之八終

學統卷之九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朱晦庵先生

先生姓朱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也朱爲新安著姓世有偉人韋齋公諱松字喬年甫冠擢進士歷司勳吏部郎以不附和議去國行誼爲學者所師因仕入閩以宋高宗建炎四年生先生於尤溪之官舍先生自幼頴悟甫能言韋齋公指天示之曰

天也先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公異之五歲就傅授以孝經一閱會其意即題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巳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為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先生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

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徧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辭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

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强視吾力之强弱觀彼粤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之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於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狠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爾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

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先生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内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廷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

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先生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孝宗曰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孝宗欲奬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先生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一時權倖羣小乘間讒毀乃因先生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先生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

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
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
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
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
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
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
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
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
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不過一二近習

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淸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畧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旣不能

深有所傷而終亦不能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孝宗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先生以病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先生甚力宰相趙雄言於孝宗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

孝宗以爲然、乃除先生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旌
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
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先生提舉浙東常平茶
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
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
人之說、次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
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
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
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

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巳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
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
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巳失其本矣而又乘
聽士大夫之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
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體貌既莊而難親
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
心志而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
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
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

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創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孝宗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先生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先生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

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為
經久之計有短先生者謂其疎於為政孝宗謂王淮
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先生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
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為
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
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
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
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
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

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先生論愈力仲友亦自辯淮乃以先生章進呈孝宗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實仍令先生速往旱傷州郡相視先生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

江西新命以授先生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先生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先生也十年詔以先生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先生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

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克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堲惡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

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嘿以欺吾君乎及奏孝宗曰

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覿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昪尚在先生力以爲言孝宗曰昪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爾先生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劾先生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孝宗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先生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强登對孝宗曰

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先生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先生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先生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名先生又辭始先生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

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

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覯說抃之徒勢焰薫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

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朴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

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將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言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友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

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公明剛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决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决非天下之

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
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
竄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
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
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
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
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
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
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

金珠爲脯醢以契劵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

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推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

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蘄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遴選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

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强國
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
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
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
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
七刻孝宗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
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先生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
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
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

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先生悉禁之嘗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汀漳泉三州經界先生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

璽乃除先生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先生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先生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爾先生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先生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

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寍宗即位趙汝愚首薦先生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大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為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克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克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凊定省

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寍宗手
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
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
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
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先生竟上議狀言壽皇
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
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寕宗未還大內恐名體
不正而疑議生且求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
宮爲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先生奏疏言此必左右

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阽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

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
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
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
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
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
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
明詔大臣首能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
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
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

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駮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耑任已私而陛下亦得

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若夫
山陵之卜則顧黜臺史之説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
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
疏入不報然寍宗亦未有怒先生意也每以所講編
次成帙以進寍宗亦開懷容納先生又奏勉寍宗進
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玩經觀
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群臣進
對亦賜温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
戚而文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

各得其理先生奏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册爲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大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

詳議遂用淶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為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

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先生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卽毀撤僖宣廟室更剏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先生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

請已除卿宮觀汝愚補御筆還寧宗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先生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驛封章交上先生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免除知江陵府辭仍乞遣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先生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寧宗言又數以手書啟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

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謫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先生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先生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先生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先生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

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得從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先生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眞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先生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先生、汝

惡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先生、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先生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荅、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

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爲已甚侂胄意亦漸悔先生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譚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先生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先生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先生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韋齋公病亟嘗屬先生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

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云人謂湖
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先生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
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愿中先生老矣嘗從學
於羅仲素先生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
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
以居敬爲主全體大用兼綜條貫表裏精粗交底於
極所謂質之前聖而無疑垂之百世而無弊者也嘗
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
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其於

百家之支二氏之誕不憚深辨而力闢之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荅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溫公周濂溪邵康節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及先生七子列於從祀不報淳祐

元年正月理宗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先生從祀
孔廟元至正二年封韋齋公爲靖獻公明洪武初詔
以先生之書立於學官天下學者咸宗之嘉靖中祀
稱先儒朱子韋齋公從祀啟聖祠先生墓在崇安之
九峯山下子二埜在皆賢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今
新安考亭各世襲博士一員

延平李氏與其友人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
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

又曰此人極頴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辨

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源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

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

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勉齋黃氏曰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

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其穎悟絕人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爲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

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克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覩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

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已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

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宏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

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
其閑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
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
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
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
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
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
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德怡
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

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册聖賢之旨不明

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極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荅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閫者旣以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沉潛反復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

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惘後世律尺既亡而淸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

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藴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將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

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樂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並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

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畧古

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撫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亦知慕其道竊聞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藏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没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

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予奪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旣皆不足以望其藩墻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曾莫以造其閫域哉嗚乎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爾由孔子而後曾子子

思繼其徵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缺離析穿鑿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蹐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

也不照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狥俗以苟安故其致
世勁概巉嶮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
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
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
損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閫者無
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
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
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

內則無主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陵躐之患心耑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遡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

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麁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

又曰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若草芥務
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逈出庶物之表及
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人
之視之但見其渾灝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爲之者
又曰先生入則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
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施
固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
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
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

勳烈之光彰明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爲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爲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群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

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靜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

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澀。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徧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

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凛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為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為得之因為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於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為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述未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為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析世學之繆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破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躓於荆棘擭

彝之塗擢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
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
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道
爲學其騖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
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
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
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
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既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
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

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翦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抉經
訓而詁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
議論文辭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覩其[illegible]
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
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包羅盡
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爲臆度料想
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停蓄
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
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服而辨難古今其應

如響愈扣愈深亹亹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
貫於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
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
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
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
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爾謂可
棄經傳遽指爲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
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
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

月有限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
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
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已務實
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
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而爲之語必三
歎焉晩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
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
矣嗚乎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
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

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眞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

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古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敝可也

吳氏壽昌曰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

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並杜子美數詩而已。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清巧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纍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彰且備、凡纍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繆誤、爲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查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

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必並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皐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爲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絪信之不齊而[illegible]之愛人閔千古如一日也自比閭節授之法壞射飮

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柄移於孔子則又有曲
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
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
是子思孟子又為之闡幽明微著嫌辨似而後孔氏
之道歷萬世而無弊嗚乎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為
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
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
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
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

地之相去何翅千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漏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沈痾之間大寐之醒至於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究之分別白之亦皆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强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歛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

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內羣獻之精蘊百家之[illegible]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illegible]闡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逮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推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

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

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

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猶其盛與嗚乎帝王之云

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

孰爲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孰

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

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西山真氏曰朱子論性道敎皆必曰仁義禮智其視

佛老以空寂爲性以虛無爲道管商以刑名功利爲

教者眞妄是非不辨而明矣

敬軒薛氏曰朱子本義依古易次序自爲一書不雜程傳雜叢可見象占卜筮教人之本意後儒摘以附程傳之次失朱子之意矣

又曰朱子本義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易

又曰啓蒙見作易之原與卜筮之本義

又曰朱子釋坤之初六扶陽抑陰之旨微矣

又曰孔子讀烝民之詩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子思中庸引詩

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凡聖賢說詩只加數字轉換過而義自見未嘗費詞也朱子詩集傳蓋得此法矣

又曰詩困於小序之牽强膠於諸家之穿鑿至朱子集傳一洗相沿之陋習洞開千古之光明眞所謂撥雲霧而覩青天也

又曰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翫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明道先生談

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綴念過便教人省悟竊觀朱子詩傳只轉一兩字點綴念過就得明道談詩意也

又曰春秋書災異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未有書於前而不應於後也朱子綱目書法倣春秋之意

又曰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羣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聖賢之心殆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循序漸進之法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竊怪後人

之於朱子之書之意尚不能遍觀而盡識或輒逞臆見妄有疵議或勦拾成說寓以新名衒新奇而掠前述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

又曰四書與朱子集註萬世聖賢之書無過於此爲聖爲賢治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無所不載學貫天人而一之者也

又曰四書經文集註爲聖爲賢皆由此入惟讀者眞知實得乃有其效爾

又曰朱子太極西銘解至矣盡矣

又曰、讀朱子語錄雜書。不若讀其手筆之書。

又曰、朱子至精至粹之言。已見於四書集註章句、及易本義詩傳中。其文集語類之屬、所載者或有非定論者。讀者擇焉可也。

又曰、朱子解剝太極圖。括盡周子圖說。至爲精密。

又曰、朱子論造化之精約。莫過於太極圖解。

又曰、朱子小學一書。理與事而已。內篇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言其理也。稽古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實之以事也。外篇嘉言之廣立教明倫敬身、又以理言

也善行實立教明倫敬身又實之以事也然理精也本也事粗也末也本末精粗一以貫之其小學之書乎

又曰小學一書不出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五倫五倫不出乎仁義禮智信之性是則性也者其小學之樞紐也與

又曰小學只一性字貫之立教者所以教此也明倫者所以明此也敬身者所以敬此也

又曰朱子楚詞集註成於晩年所感者深矣

又曰孔子之道得孟子而愈尊程子之道至朱子而始明

又曰堯舜之道非孔子無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無以發周子程子張子之學非得朱子爲之發明後世紛紛莫知所定論矣

又曰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顔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然明於萬世而異端邪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又曰孔子得堯舜三代之事實文章乃可以致刪述朱子得濂洛關中師弟子之議論著述乃可以成傳註故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羣賢之大成其揆一也

又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會周程張子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有大功於道學者朱子也

又曰孔子之後知作易之本原者程明道邵康節發明二子之學者朱子也

又曰自有大學書以來發明致知格物爲窮理之事者程子而已繼程子而發明其言者朱子一人而已

又曰二程之名言朱子采入四書集註或問中者多矣求二夫子之心者當於此觀之

又曰朱子盡得程子之學故曰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

又曰諸儒解經多入外意惟朱子只主本意而無泛論

又曰表章大學語孟中庸始於程子成於朱子

又曰朱子章疏有本有末有綱有目當時不能行其
一二信乎用言之難也
又曰千載而下得易之本義者朱子一人而已
又曰朱子大本原皆得程子之學
又曰朱子超然遠引當時小人方欲以利祿輕重之
是何異鴟鵂得腐鼠而嚇鵷鸞也
又曰程子之門人論未發之中與致知格物皆失經
子之意至朱子發明至矣
又曰周程之學非朱子無以發

又曰朱子論專言偏言之仁皆本於程子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語其論性命皆本於程子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之語其論本然之性皆本於程子性卽理也之語其論氣質之性皆本於程張論氣質之性如論致知物格之類皆本於程子

又曰朱子綱目是非定天理明

又曰義理精則能辨是非定予奪故綱目非朱子不能作

又曰、一時之强弱。決不能奪萬世之是非。名義具有。可畏。觀朱子綱目書法可見。

又曰、史至朱子綱目而名分明。

又曰、南宋之君。大抵無剛明者。雖朱子之賢。不能用。

又曰、元人詩曰、不宗朱氏元非學。美哉言乎。

又曰、孟子言性善。擴前聖之未發。程子言性即理也。張子皆論氣質之性。又擴孟子之未發。至朱子會。

萃張程之論性至矣。

又曰、朱子論宗廟之制定爲法。

又曰、朱子荅學者之問多告之以性與天道之妙。聖賢接引後學不得已之盛心也。必若待中人以上之資始告之以此則可告者亦少矣。是則孔子所言者教人之正也。朱子之接引後學者權也。

又曰、朱子註四書明聖賢之道正欲學者務爲己之學。後世皆藉此以爲進身之階梯夫豈朱子註書之初意哉。

敬齋胡氏曰、看來朱子只恁勇猛做向前去、更不退

緇朱子直是豪氣

又曰朱子直是勇窮理便直是窮到底作事直是做徹底

又曰今人有厭讀朱子傳註以爲太煩者又有博覽朱子諸書以資解說者二者皆非也憚其煩厭其異此好簡易高大必流於異學空虛昔陸子靜惡伊川之言蓋其天資過於高大有凌空駕虛之病與程子收斂謹密實地工夫異矣況朱子博學精詳細密纖悉尤非趍簡徑樂閑曠者所便也

又曰朱子註四書詩傳先訓釋文義然後發明其言意又旁引議論以足言內之意或發明言外之意此深得釋經之意

又曰朱子體段大約似孟子但孟子氣英邁朱子氣豪雄孟子工夫直截朱子工夫周遍

整菴羅氏曰朱子年十五六即有志於道求之釋氏者幾十年及年二十有四始得延平李先生而師事之於是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其舊習延平既卒又得南軒張子而定交焉誠有麗澤之益者也延平嘗

與其友羅博文書云元晦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訛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今漸能消釋於日用處上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觀乎此書可以見朱子入道端的其於南軒往復論辯書尺不勝其多觀其論中和最後一書發明心學之妙殆無餘蘊又可見其所造之深也誠明兩進著述亦富當時從游之士後世私淑之徒累千百人未必皆在今人之

下然莫不心悅而誠服之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今之學者槩未嘗深考其本末但粗讀陸象山遺書
數過輒隨聲逐響橫加詆訾徒自見其陋也已矣於
朱子乎何傷

顧涇陽曰孔子表章六經以推明羲堯諸大聖之道
而萬世莫能易也朱子表章太極圖等書以推明周
程諸大儒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此之謂命世

又曰象山兄弟不肯濂溪之無極又不肯橫渠之西
銘伊川不肯康節之易獨朱子一一信而好之且為

考訂釐正推明其說以遺來學至以此取譏蒙訕不容於世曾不爲悔試看此老是何等心胸何等眼界何等手段

又曰世好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高明者過於無所逞而厭之世好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曠達者苦於有所束而憚之孔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乎之至也十五而志學七十而從心不踰矩方之至也朱子希孔子者也是故論造詣即顏孟猶有歉焉論血脉朱子依然孔子也

高景逸曰朱子謂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學者必默識此心之靈而端莊靜一以存之知有萬物之理而學問思辨以窮之此聖學之全也論者以爲分心與理爲二不知學者病痛皆緣分心與理爲二朱子正欲一之反謂其二之惑之不可解久矣

又曰朱子曰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由此觀之可見物之格卽知之至而心與理一矣今人說著物便以爲外物不知不窮其理物是外物物物窮其理理卽是心故魏莊渠曰物格則

無物矣此語可味也

又曰朱子傳註六經折衷羣言是天生斯人以爲萬世即天之生聖賢可以知天命矣

又曰朱子格物規模極大條理極密無所不有知本之義已在其中所爭者此謂知本二語本相粘而離之以下句之上有缺文以上句接聽訟爲衍文爾若實做朱子格物工夫自與知本無二實做知本工夫自與朱子格物無二非今日之古本與朱子無異指乃朱子格物原與古本無二指也

又曰删述六經者孔子也傳註六經者朱子也孔
四教文行忠信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孔子之學惟
子爲得其宗傳之萬世而無弊孔子集羣聖之大成
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又曰五經四書註俱是漢儒專門傳受俱有一箇來
歷後來宋諸大儒又費許多心思逐句逐字稱觔估
兩定下肯細心咀嚼之自有滋味何必說出許多新
奇更不知今之所謂新奇正先儒所剩下不用者故
文公先生嘗云四書註中字字句句俱是某稱量過

來若人不曾用得某許多工夫卻也看某底不出其詩書時與敬夫伯恭兩先生往來書簡雖有一字[illegible]安辨論數番後人未曾見到反議論前賢眞無忌憚也

又曰由孔子而後見而知之者爲顏曾思孟然當孟子之時邪說竝作而仁義充塞不有孟子孔子之道不著也由孟子而後聞而知之者爲周程張朱然當朱子之時邪說竝作而仁義充塞不有朱子孔子之道不著也故昌黎韓氏曰孟子功不在禹下而河汾

薛氏曰朱子功不在孟子下可謂知言矣夫聖人之道載在六籍得其言而得其意以之而明聖人之道不得其言而不得其意以之而晦聖人之道自朱子出而六籍之言廼始幽顯畢徹吾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流地非獨研窮之勤紹晰之密蓋其精神氣力眞足以柱石兩間掩映千古所謂豪傑而聖賢者也

愚按孔子集列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此古今之通論非一人之私言也朱子著述甚富就

中出於門人之紀述不無一二出入而要其
全體蓋居敬窮理之言實與堯舜精一孔顏博約
之旨先後一揆聖人復起殆不能易矣象山則固
朱元晦誠泰山喬嶽惜乎其未聞道也夫朱子之
道乃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之道也
如象山之言夫必如何而後謂之聞道耶若曰汝
耳自聰汝目自明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以是聞道
恐去道益遠矣嗚呼此象山之所謂道非吾之所
謂道象山之所謂聞非吾之所謂聞也而陽明答

羅整菴書有曰、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時、天下亦皆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猶以一人呶呶於其間、可哀也已、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前、而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乎若守仁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信如書言。是陽明以朱子爲楊墨爲佛老而居然自比於孟軻韓愈矣、嗚乎朱子而果楊墨佛老

耶陽明而果孟軻韓愈耶此兒童之見狂病喪心之語不足深辨者也陽明騁一時之智力以就功名觀其所豎不在管晏之下載籍以來如陽明者亦夥矣未見其盡攘臂仲尼之庭也顧乃氣驕志溢妄自尊大拾先賢之口唾爲秘密寶藏因而輕肆詆毀以爲名高以熒惑狂愚之耳目而不知彼之所持以傲先賢者固先賢之所鄙棄而不屑道者也一時昏昏聾瞶坐受其欺即號稱聰明才智之士間亦洞察其爲說之非而往往嗜欲動於中

功利移於外遂亦不勝其好高欲速之私且又以爲既有一名高饒氣勢者爲之倡因不憚羣趨而爭附之猖狂怪誕日增月盛雖以陷溺人心充塞宇宙而不顧既乃知人心之不死公論之難勝則又變爲展轉回護之計作晚年定論以自解免若曰朱子晚年所見與我同也嗚乎同不同定不定姑置不論就如所云是前此未嘗實見朱之所以爲朱而遽乃呶呶焉加之詆誣其亦何辭於非聖之辜也耶嗚乎邪焰之熾烈於猛火蔓延流毒猝

難滅熄百餘年來瞿曇陋習中人心髓東魯之書悉化而爲西竺之典名爲孔氏六經實則釋家之籍矣苟非有眞知定見鮮有不惑於其說者嗚乎誰實爲之誠不能不太息痛憾於斯人也

學統卷之九終